



## 东京锦灰堆

石磊

古着,是日语,旧衣服的意思。英文的话,是vintage,古董衣服。古着,代表一种特立独行的自我主张,对抗快速社会,抵制快餐饮食,抵制快餐服饰,抵制千篇一律没有灵魂的流水线衣物。日本的古着衣铺,虽然没有米铺那么多,但也真是开到遍地风流的意思都俱全了。

冬日快晴,去高圆寺看古着。车站出来,四面八方,放射状的,有五六条街,随便择一条晃进去就是了。这种普普通通的街巷,晃起来,用包子的话讲,叫做寸步难行。倒不是人多,是铺子间间着实看不过来,晃了三四个小时,饿得心都慌了,抬头望望,好像勉强走出去了300米,真真费极了脚力。

网上搜索的话,随便打个高圆寺古着进去,忽忽列出来一行行的高圆寺古着20选,高圆寺古着地图,当地住民推荐的古着7家严选,等等,此地古着之丰盛,委实动人肺腑。走在街头,便深觉这个弹丸之地有趣得不得了。包子晃到黄昏,精疲力竭浩叹道,以后,再也不买新衣服了。看了大半日的古着,再看新衣服,确实有点看不下去的心情。当季簇新的新衣,款式设计,基本上,古着里,都有了,各个时代的古董老衣服,形形色色的思路,大大小小的讲究,前辈们

早就玩弄过再三再四了。简单点讲,就是当季簇新的新衣服们,九成以上,都在这里那里抄袭前辈。沧桑俊拔的古着看完,再看亮晃晃的新衣服,掏钱买这些轻飘飘的赝品,实在不是很有兴致了。人呢,就是这么养刁了眼睛和嘴巴的。即便是包子这样的19岁男生,何须跟伊喋喋不休地灌输洗脑,带他晃一圈高圆寺,就都明白了。旅行的好处,无非在于广阔见识,见多了,就懂得了,而“懂得”这件事,是天下最难的。所有的愚蠢与愚昧,根子都在不懂二字上。

因为是暮冬,高圆寺的古着铺子,呈现有大量苏格兰、丹麦、挪威的粗针毛衣,衣铺跟前琳琅挂起一整排,粗针毛衣特殊的编织花纹,极有劲道,温暖,浑厚,漂亮极了,那种气氛胜过千言万语。晃进去,苍劲的翻毛皮衣空军夹克,各时代各流派的牛仔长裤,眼花缭乱的法兰绒格子衬衣,从嬉皮到绅士各阶层各品流的呢帽布帽,无数的大头鞋小头鞋,一整排圈圈点点鹦哥绿柿子红的领结,各色运动衣衫涵盖从棒球到橄榄球各种运动门类,羊毛围巾丝绸围巾叠得纷纷的,花色古雅幽静,件件严选精品,以日本人擅长的精洁整齐的方式,轰然呈现,晃起来,真是富且美。

那日在高圆寺晃到力竭,跑到街头找

吃的,看见高龄老爷爷手工制的鲤鱼烧,赶紧饥不择食先买两枚。一边找饭馆,一边就遇见一间又一间的古书铺,忍住饿,还是要进去小站,很容易就买到池波正太郎藤泽周平的作品,一捧一堆,包子负责背书。还看到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德文版本,装帧精致,扉页内写着,1923年购于柏林,再一看,书架上,一排都是相关的旧书,不敢看下去了,再看,肯定要买买买了。这里才出门,那里又是一间古书铺,苍老的木房子,忍不住又进去买一堆,书是100日元一本,折合人民币6元。自己放了钱在柜台上,店主倒是年轻男生,点点头谢了一句,也不过来取钱。屋内生着火炉子,店主在给一位女生上吉他课。嗯嗯,这样悠然的日子,跟高圆寺真是搭调。

如果我国我城亦有遍地的古着衣铺,我会为哪件衣衫目夺神移?想来想去,想起一件百褶百蝶裙,樱花粉的,百褶长裙,一百个褶子里,隐着一百只蝶,一移步,一百只蝶轻飞曼舞于樱花粉影里。当然,一百只蝶自然是手绣的。这条裙,是《白蛇传》里白娘娘的出客裙,穿了跟许仙出门白相看山水的。这么美的裙,其实呢,我亦只在蒋月泉先生的书中耳闻过。如果我国我城有古董衣铺,真希望有如此的古裙来迷我。

太炎先生的故乡——仓前,因南宋时设有粮仓而得名。它紧靠余杭塘河,旧称运粮官河。塘河水面波光粼粼,色泽清淡,东流杭州,归入大运河……我久久地伫立于这长长的塘河边,追溯着当年太炎小学老师对太炎先生革命业绩的介绍。哦,这悠悠水乡,长长塘河,是章太炎的“摇篮”,是哺育他成长的故土,更是这位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出发之地呵!

说也巧,多年前当我步行到太炎先生故居门口时,正逢章太炎长子章导和三个孙子念祖、念驰、念翔,他们探望祖辈的故居来了。我们都先注视着迎面而立的章太炎故居的墙界石:上刻“章扶雅堂墙界”六个大字,下镌“东首依墙直出至河”一行小楷。章导介绍,这是他爷爷手里造的房子,原称“章六房”。这是一座清代建筑,砖木结构,粉墙瓦脊,三井三厅一弄。

太炎先生的亲属章廉女士在场介绍说,第二厅客堂东侧的地板房,原是章太炎青少年时代的卧室。由此地板房右出,经过弄堂的简陋披屋,是太炎先生的书房。章太炎每次回到故里,总是人影儿一闪就不见了,别人请他去吃饭,他也婉言谢绝,而是一头扑进书房里,或用心苦读,或奋笔疾书。故居的第三厅,实为章氏的另一房所有,但太炎先生曾经在此小住过。此屋约建于民国初年,造得比较考究、新颖。

章太炎的精神非凡,一生坎坷、多难。在故居附近,原有个龙泉寺,曾是他的避难之所。谁知时隔不多年,他又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龙泉寺。近读汤国梨编的《章太炎先生家书》的原件影印本,更见到太炎先生在北京软禁期间威武不屈、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。鲁迅先生在著作中是这样评价章太炎的:“以大勋章作扇坠,临总统府之门,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,并无第二人;七被追捕,三人牢狱,而革命之志,终不屈挠者,并世亦无第二人:这才是先哲的精神,后生的楷模。”

今年是太炎先生逝世八十一周年。怀念自己的祖先,是炎黄子孙的一种美德。太炎先生临终前,曾遗嘱怀孕的儿媳说:“生下来,无论是男是女,均名‘念祖’!”太炎先生故居保护完好,几乎不缺一砖一瓦一椽,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。陈列着先生生前的文房四宝,以及他的部分著作。天井里的那枝古干洁屈,苔藓其身的凌霄花,爬满园墙,郁郁葱葱!每年花开“两度”……



## 章太炎故居仓前

屠再华



## 相约中山公园

魏心宏

我小的时候,家住在愚园路,所以,中山公园就是一个不远的去处,每逢周日或者是家里来了什么客人,总是嚷嚷着让大人带着我去中山公园玩。中山公园那时候似乎还不大,但是,里面是草地、假山以及很小的湖应有尽有。我们最喜爱的就是在假山里玩捉迷藏。我们在前面跑,妈妈和阿姨就在后面追,一边还在嚷着,慢点慢点,摔了!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,我们家里忽然人多了起来。老家的外公和外婆都来了上海,和我们住在一起,我好开心。外婆待我最好,总是护着我。而外公则总是不爱说话,但是喜欢蹲在地上,用手捂着胡子,呵呵呵。妈妈看着外公外婆他们来

了上海也不习惯,所以只要一到周日就带着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去中山公园玩,到了开阔的地方,对于外公来说,心情就舒畅很多,外公和外婆把我和姐姐搂在怀里,给我们拍照。这些照片直到今天也都在我们家的书橱里摆着。很珍贵呢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有一天,我们小学的同学忽然聚集起来,我们选择的还是中山公园,在公园里的一家御花园饭店,失散了几十年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同学以及老师见面了。虽然看上去大家都已两鬓斑白,音容笑貌却是依然没变,尤其是,小时候就知道的那些性格都是一模一样地完好保留着,有的同学出言谨慎,有的则爱开玩笑,

有的从小是调皮蛋,现在却成了学者,还喜欢在微信里玩英文,有的小时候是咪咪妹,现在成了漂亮的外婆。几十年过去了,中间隔离我们的却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些年月,那些时代潮流,大家笑谈中唯一需要搞清楚的是,在那些年月里,我们每个人是怎么度过的。

抚今追昔,眼前却还是依然故我的中山公园,现在的中山公园要比我小时候记忆中漂亮许多倍,在上海这样的水泥森林城市里,能有这样一块乐土,一块这样自然的土地,真是好啊。我们需要在这个花园一般的园林里漫步一番,所有的沧桑岁月都会浮现出来。